

西
夏
事
略

王
偶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靖康要錄（及其他一種）五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西夏事略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西夏事略

宋王稱撰

李彝興，夏州人也。本姓拓拔，唐末有思恭者，鎮夏州，討黃巢有功，賜姓李氏。世有夏、銀、綏、宥、靜五州之地。思恭卒，其弟思諫爲節度使。思諫卒，軍中立其子彝昌。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殺，而仁福立。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。仁福封朔方王。卒，子彝超立。彝超卒，弟彝興立。彝興當五代之際，爲中書令，封西平王。周世宗時，加太保、恭帝加太傅。宋興，加太尉。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，彝興遣將禦之，承鈞去。彝興貢戰馬，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。間，其使腰圍大小，使言彝興腰圍洪大，如合抱之木。太祖曰：汝帥真福人也。卒，追封夏王。子克叡立，卽以爲定難軍節度使。卒，贈侍中。子繼筠立。太宗征太原，繼筠遣將渡河，掠寇境，以張軍勢。逾年而卒。弟繼捧立。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，嗣繼筠爲留後。太平興國七年來朝，以夏、銀、綏、宥、靜五州之地歸之。太宗嘉之，繼捧願留京師。太宗遣使詣夏州，護繼捧親屬赴闕，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。徙鎮崇信。又徙感德。初，繼捧之來朝也，其弟繼遷留居銀州。時年十七，乃率衆爲寇，奔入蕃族地。斤澤以叛，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，掩襲地斤。繼遷遁去，獲其母妻。繼遷因詐降，誘殺光實。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，繼遷益侵擾邊境。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，欲委繼捧以邊事，令圖之。召赴京師，賜姓趙氏，名保忠，以爲定難軍節度使，賜予甚厚。保忠至鎮，卽言繼遷悔過歸款。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。然繼遷實無降

心復爲寇。保忠來乞師。太宗遣翟守素討之。繼遷皇懼。奉表歸順。以爲銀州觀察使。賜姓名趙保吉。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。賜姓名曰趙保甯。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。太宗曰。朕不事敗遊也。還之。保忠爲保吉所誘。陰與之合。來寇靈州。太宗命李繼隆討之。保忠上言。已與保吉解仇。貢馬五十匹。乞罷兵。太宗怒。督繼隆進軍。及王師壓境。保忠反。爲保吉所圖。欲併其衆。縛牙校趙光祚。襲其將。保忠方寢。聞難作。單衣被髮。騎駿馬遁。僅以身免。資財器用。悉爲保吉所奪。保忠夜還城中。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州所。明旦開門迎士師。繼隆擒保忠以獻。太宗赦其罪。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。封宥罪侯。後數年而卒。太宗下詔。隳夏州。居民竝遷於綏銀等州。削保吉所賜姓名。復爲李繼遷。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。太宗遣使齎詔諭旨。欲授以鄜州節度使。繼遷不奉詔。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。留之京師。以爲鄜州團練使。初。朝廷欲城古原州。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。清遠在旱海中。不毛之土。素無井泉。陝右之民。甚苦其役。文寶建議。禁烏白池青鹽。以困繼遷。而戎人益以叛。俄弛其禁。繼遷寇清遠軍。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。爲繼遷所邀。敗於洛浦河。繼遷遂窺靈州。太宗怒。復命李繼隆出環州。凡五路出兵。抵平夏。繼隆出師。行數日。不見賊。引軍還。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。繼遷遁去。太宗崩。繼遷乃遣使修貢。求領藩任。真宗許之。復賜以姓名。非定難軍節度使。敕諸將勿加兵。以其子德明爲行軍司馬。未幾復寇邊。屢爲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。又寇清遠軍。七日而陷。又陷靈州。繼遷率衆入。

西涼府潘羅支僞降繼遷。繼遷受之不疑。景德元年。羅支遣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。繼遷中流矢。至靈州三十里而死。德明遣使來貢。明年上表歸款。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。爾當傾心內屬。如未許。則連表祈請。真宗嘉之。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。封西平王。終其身三十餘年。不敢窺邊。德明累遷至太傅。封夏王。其子元昊性兇鷔。多猜忌。曉浮圖學。通漢文字。旣長。數勸德明反。德明曰。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。而衣錦綺之衣。汝無負天子也。吾嘗從事於兵。勞苦萬狀。第自困爾。德明嘗攻陷甘州。拔西涼府。德明死。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。封西平王。元昊避其父名。乃以明道爲顯道。稱於國中。景祐元年。寇環慶。殺掠居民。下詔約束之。是歲。僞改年爲開運。更曰廣運。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。事覺。元昊殺其母。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。遣使來告哀。元昊攻晦廝囉。陷瓜沙肅三州。盡得河西之地。將謀叛。恐晦廝囉制其後。復舉兵攻蘭州。又改元曰大慶。寶元元年。元昊反。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。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。國稱大夏。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。明年遣使來告即位。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。除屬籍。有能執元昊來獻者。授定難軍節度使。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。康定元年。寇金明砦。執李士彬。攻安遠砦。遂攻延州。劉平石元孫來援。戰于三川口。陷賊中未幾。寇鎮戎軍。慶歷元年。寇渭州。任福戰敗于好水川。轉寇河東。陷豐州二年。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。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。國家景德初。河西休兵之後。中外上言。靈夏數州本爲內地。請移河朔之兵。益關中之力。以圖收復。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。心同金石。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。命爲同姓。全付大夏。真宗皇帝於是時也。有天地之

造焉。今大王青春襲爵。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。違先君之誓書。不避本朝。竝建大位。累遣使人告于朝廷。中外之人。莫不驚憤。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。皇帝詔曰。非不能以四海之力。支其一方。念先帝歲寒之本意。故夏王忠順之功。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。皆不戮而還。假有諸蕃之長。抗禮於大王。而能含容之。若此乎。省初念經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。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。面諭之曰。有征無戰。不殺非辜。王者之兵也。仲淹取不夙夜于懷。至邊之日。見諸將帥多務小功。不爲大略。甚未副天子之意。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。於天子則父母也。於大王則兄弟也。豈有孝於父母。不愛於兄弟哉。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。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言不順。則事不成。大王世居西土。衣冠言語。當從本國風俗。何得與天子侔。名豈正而言豈順哉。徒使瘡痍百姓。傷天地之仁。仲淹每念有征無戰。不殺非辜之訓。夙夜于懷。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。重人命也。今大王遣人遠來。惠然留意。何樂如之。但議論未順。文字未正。不敢開於朝廷。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。言當時之事。由於衆請。莫過於此。謝於朝廷。朝廷必當復其王爵。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。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。如衆多之情。終不獲辭。則漢唐故事。如單于可汗之稱。尙有可稽。又於本國言語爲便。亦不失其貴矣。貢奉上國。存中外之體。不召天下之怨。不困天下之民。使邊蕃之人。復見大康。又大王之國。財用或闕。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。爲大王助也。大王幸聽之。則上下同其美利。邊民之患息矣。其若不聽。他日雖有請於朝廷。必有噬臍之悔。仲淹今日之言。不獨利於大王。蓋以奉君親之訓。救生民之患。合天地之仁而已。唯大王擇焉。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。而嫚辭如故。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

爲西蕃所敗。又野利族內叛。黃鼠食稼。天大旱。其國內旣多憂虞。必爲納款之計。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。且言旺榮方總靈夏之兵。儼陰圖內附。卽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。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棗及畫龜遺之。諭以早歸之意。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。符疑其詐。留之。後數月果大舉。而葛懷敏死于定川。籍召文貴責以大義。而釋遣之。文貴去。逾月復來。旺榮與弟旺令嵬名壤臥譽。證三人列名爲書。欲議罷兵。然未肯削去僭號。且云。如日之方中。止可順天。西安可逆天東。籍以其言未可屈服。乃報之。此非邊臣所議。宜遣人自詣朝廷。明年。遣其臣賀從勛與文貴俱來。稱男邦兒定國。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。更名曩霄。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。今名體未正。未可許。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。四年。曩霄遣使來稱臣。稟正朔。遂冊爲夏國王。改所賜敕書爲詔。而不名。聽自置官屬。使至京師。許就驛貿易。燕坐朵殿。朝廷遣使至其國。相見賓客禮。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。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。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。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。如欲於界上承所賜。亦聽。自後復修貢職爲常。初元昊之叛也。朝廷命夏竦。范雍經度邊事。後以范仲淹。韓琦經略而元昊臣。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。契丹宗眞使人追索。曩霄留不遣。宗眞遂親將至境上。各据一山。嚴兵相待。曩霄奉卮酒爲壽。大合樂。仍折箭爲誓。及罷。契丹却曩霄。曩霄覺。以兵拒之。大敗契丹。宗眞領數騎東走。縱其去。曩霄用兵多詭計。其左右任事之臣。有疑輒謀殺之。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。而國中數有叛者。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。得中國無藝者。使耕于河。曩霄凡七娶。一曰母米氏。二曰索氏。三曰都羅氏。四曰畔迷氏。五曰野利氏。野

利遇乞妹也。生三子。次曰寧甯哥。貌類曩霄。以爲太子。曩霄復納沒哆氏女。野利之族有怨語。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。旣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。曩霄憐之下。令國中爲訪其族人。得遇乞妻沒藏氏。與之私通。野利氏覺之。乃出遇乞妻爲尼。號沒藏大師。生諒祚。六曰耶律氏。七曰沒哆氏。初欲納爲寧甯哥妻。曩霄見其嫩而自取之。號新皇后。寧甯哥憤而殺曩霄不死。劓其鼻而去。匿黃廬爲訛龐所殺。訛龐沒藏氏之兄也。曩霄遂囚劓創死。年四十六。方沒藏氏出爲尼也。旣娠而曩霄死。遺言立其從弟委哥。寧令訛龐以夏有國以來。父死子繼。委哥寧令非子。而沒藏尼有娠。幸而有子。足以爲嗣。後二月而生諒祚。遂立之。以沒藏氏爲太后。於是政在沒藏矣。